



龙湾职高学生分别进行电子商务实训、工业机器人实训、酒店实训。 均 受访者供图

本报记者 刘畅 吴恺运

曾经“隐形”的职校生,如今正在逐渐“现身”。

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,一路从职高读到大专,再经历专升本和硕士研究生,最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——1月,曾被《人民日报》点赞的“求学逆袭王”周信静又有新消息,他作为股东的杭州汐蓝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,瞄准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和智能机器人研发等前沿领域。由于“周信静效应”持续发酵,他的母校温州市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(以下简称龙湾职高)备受外界关注。

在总台马年春节晚上,历届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得主登台报幕。其中,大专学历的石丹曾获得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金牌,现任杭州市拱墅区创意艺术学校办公室副主任,享受杭州市政府特殊津贴;李骏飞则是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烹饪专业学生,成为该赛事中国代表队首位烘焙项目金牌得主。

然而,长期以来,职业教育认可度有限,吸引力低依然是不争的事实,不少家长怀有偏见,不愿让子女上职校。

2月中旬,教育部印发《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》,推动职业教育系统性跃升。意见提出,到2027年建成教学关键要素先进标准体系与教学改革新范式;到2035年建立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实践模式,其中特别提到,职业教育将重点增设低空经济、人工智能、高端装备、城市更新等领域新专业。

职业教育已然成为人才输送的重要渠道。长期以来被外界戴着有色眼镜审视、“隐形”的职校生,有了更多“现身”的路径。

“周信静效应”

“他还在美国读博士后,杭州的公司主要是帮朋友忙,远程做一些技术支持。”温州市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党总支书记郑源贺见到记者,连忙帮周信静做了个小小的澄清。

近年来,随着招生规模不断扩大,龙湾职高已经扩展到3个校区,投资8亿多元的新校区也正在建设中。

“这几天的升学咨询电话太多了。”郑源贺表示,这都是拜“周信静效应”所赐。以往中前的升学咨询今年提前到了1月,曾经那些成绩徘徊在普通高中录取线的学生家长,开始主动考虑选择职业高中。咨询的家长问得格外详细:课程设置是怎样的?师资力量如何?实训设施设备有哪些?

电话里,周信静被屡次提及。“周信静的成长故事让家长意识到,孩子去职校读高中,并不是什么人生黑历史,也有很多成长发展的可能性。”郑源贺总结。

周信静的班主任傅钟伟在职高当了20多年体育老师。他话不多,不笑的时候看起来有些严肃。用郑源贺的话说,“难带的班级一般都交给老傅带”。

在傅钟伟的印象里,当年的周信静比较内向,起初对学习也没什么太大兴趣,因为初中时成绩始终不好,才来职高就读。记者好奇,职高时期的周信静是否就已经展露出了某种过人天赋?傅钟伟想了想,摇了摇头。他说,当时周信静成绩中游,在班里并不出众,既不活跃,也不擅长运动,各方面都比较中规中矩——当然,也不违纪。不过,傅钟伟清楚地记得,周信静当年就对编程特别感兴趣,能沉下心来钻研,还参加了学校的编程兴趣小组。“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,他对计算机的热爱埋下了种子。”

和班级里大多数同学一样,周信静考入一所专科学校——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,又通过专升本进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习。然而,恰恰就是这个各方面都中规中矩的孩子,此后就突然成了在麻省理工读博士的“求学逆袭王”。

毕业以后,傅钟伟和周信静偶有联络。他说,周信静很忙,短信有时候隔几天才会回复。

周信静出名后,时常有人采访傅钟伟,让他聊聊徒弟;或者干脆托他帮忙引荐,与周信静结识。对于这些请求,傅钟伟总是担心会给周信静添麻烦:“能教出这样的学生,我当然骄傲,但是这份骄傲放在心里就好了。”在傅钟伟看来,相比“周信静班主任”的光环,“周信静效应”给龙湾职高学生们带来的正向影响更令他高兴。

“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学长,把他作为榜样。”傅钟伟说。

傅钟伟感到,这几年职业高中的生源质量明显提升。2000年前后,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傅钟伟在浙江另一所职高任教。彼时,职高学生中打架斗殴、抽烟喝酒等不良风气确实存在。对于很多家长来说,孩子考入职高,仿佛人生就已经没了指望。然而,时过境迁,很多刻板印象中的情形已经转变。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,需要海量的技能型人才作为支撑。职业高中也针对人才缺口,有了自己的目标和定位,进一步的升学通道也在慢慢打通。“学生一进校园,我们就要向他们明确,未来可以走哪些升学路径。”郑源贺解释。

龙湾职高每年招收800余名学生,其中70%的学生都是“3+2长学制”,也就是中高职一体化模式,毕业后进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进一步深造,专业也不变。而另外200余名职业中专班学生,则统一参加每年浙江省的单招单考,其中有40余人能够考上本科,剩下的也都能够就读专科学校,“这个比例在职高里是非常亮眼的。”郑源贺说。周信静就是2009级计算机专业中专班的学生,毕业后顺利考入专科学校。去年招生的时候,周信静的表弟前来咨询,表示也想跟随表哥脚步,并最终报考了“3+2长学制”的工业机器人专业院班。

属于“多数派”的路

周信静的“逆袭”故事终究是少数。更多职校学生在毕业后,走上了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工作岗位——虽然他们的经历不似周信静那般具有戏剧性,但却是从“隐形”到“现身”

长期被戴着有色眼镜审视的职校生,有了更多「现身」的路径

不再「隐形」的职校生



滑雪场内,张明鹏正在教学。 吴恺运摄

未来有盼头

为产业“量身定制”,学成后投身产业。这条适配“多数派”的路,同样也是成才路

张明鹏曾经无数次庆幸自己的选择。“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待遇,和很多同学一起过来工作,还有领导愿意带我学、带我干,未来有盼头。”雪道的尽头,不一定是更高的雪山。也可能是一辆车,一份平衡的生活,一个“比之前好得不是一点半点”的人生

的切实路径。

一个工作日下午,太仓阿尔卑斯雪世界内-5℃的恒温中,身着红色教练服的张明鹏正在初级雪道上指导一名小男孩。“站直,慢慢屈膝,重心向前,对自己转过——”从2023年7月以实习生身份进入雪场算起,23岁的张明鹏已经带过近2000名学员。

如果时间倒回5年前,没人会把张

明鹏和“滑雪教练”这个职业联系在一起。这个连云港小伙子高中时练过一年体育,武术专项,外加跑步、实心球和三级跳,通过高考来到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。而这份工作机会,正是太仓阿尔卑斯雪世界与学校校企合作的成果,在整个度假区,像张明鹏这样通过校企合作留下的年轻人,已占员工总数的20%以上。

太仓阿尔卑斯国际度假区由复星旅文打造,2023年11月开业,也带动了太仓的冰雪产业发展。持续扩大的规模,让度假区的人才需求变得愈发强烈。

“我们既然扎根在太仓,就希望做本土化的人才培养和迭代,让太仓乃至长三角的学生们先对冰雪产生兴趣,再加入这个行业当中。”雪世界人力行政负责人高婕说。

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恰在雪场2公里之外,于是双方一拍即合,采用了“双元培养”的模式。学生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的培养:第一阶段,在校内进行基础定向培养,教授基本的核心理论、通用技能、职业素养;第二阶段,引入企业导师,进行校内、企业双导师培养。企业导师重视实践,比如把雪场质量标准、规划引入景区运营与管理等课程的教学内容中。到第三阶段,学生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有9个月的顶岗实习,由企业导师带领,学校辅导员进行跟踪,发现问题进行动态调整。

“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单一类型的人才,而是希望他们是多面手。”作为用人方,高婕直言不讳。比如设备工程师,不仅需要掌握设备维修技能,还要了解冷环境中温度变化和雪况变化对设备的影响;滑雪教练不仅要有扎实的滑雪技能,还要具备面向不同年龄段客群的教学能力,清楚在雪地中一旦出现突发情况,应该如何安全、规范地处理。

为了让学生具备这些能力,雪场成为“双元班”学生们实战的“实验室”。考核十分严格,每3个月由企业方从品德、专业知识、行业相关技能、技术性内容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。“满分100分,及格80分,如果没有达到,这个实习生可能会被淘汰。”高婕说。

王懿从教31年,在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教了20多年旅游文化等专业课。在她看来,企业一线操作提升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,也让学生对职业的认知更立体。

“学生在企业一线操作,技能方面能力更强。如果既有毕业证书又有技能证书,就算出去找别的工作,学校和企业‘双元培养’过的简历也会使他们更有竞争力。”王懿说。

为产业“量身定制”,学成后投身产业。这条适配“多数派”的路,同样也是成才路。

寻找更多成才之路

刚开年,郑源贺就去温州湾新区当地的企业走访调研。

“去调研,就是要了解企业最新的需求是什么,需要什么样的人,从而对学科进行调整。”郑源贺告诉记者,依

照最新的市场动向,龙湾职高今年取消了学前教育专业,曾经老牌的骨干专业会计事务大率也将进行调整。针对温州湾新区的产业结构,郑源贺希望能够放大龙湾职高在智能制造方面的优势,打造智能制造专业群,探索人工智能、低空经济等新专业方向。

“通过在传统专业中引入部分新课程来试水,逐步开辟出更多、更好的新专业,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。”郑源贺说。

这些年,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也一直在更新迭代。学校最早设置了“涉外旅游”专业,后来又专门开设了“旅游英语”专业,至2020年,又新设了旅游管理专业。学科设置上的种种变化,都是为了契合时代的发展。用王懿的话说,职业院校就是为了贴合地方产业的需要,为市场培养学生:“因为我们对学生负责,不能一直沉浸在自己擅长的东西里。职业教育不是基础教育,一定要看到市场。”

与太仓阿尔卑斯雪世界的校企合作进展顺利,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方面也在考虑,是否可以开设冰雪产业的专业群——甚至还能更“大胆”一些:打通冰雪产业上中下游,进而打破专业壁垒。比如,学校的智能制造专业可以向冰雪设备制造、运行、维修作延展,旅游管理也可以与冰雪赛事的支持开发整合。

专业变化说起来容易,对师资的要求也更高。郑源贺常给学校的老师开会、座谈,希望大家能够不断充实自己,努力转变、调整。

从苏州大学毕业以后,王懿自学考了很多证书,包括导游证、心理咨询师证等。她还利用假期前往旅行社进行企业实践,了解文旅产业最新动向。“去积累一点一线经验,把产业最新的东西带到我们的课堂,学生走进职场才不会不知所措。”王懿说。未来,企业导师进入职业学校,与校内老师联合授课,联合编写教材也是很好的一种模式,也能让校内老师不再局限于象牙塔中。

“周信静效应”发生以后,龙湾职高曾作出回应:外界或许有误解,认为职校是“无奈之选”,但周信静的故事恰恰证明,这从来不是人生的“黑历史”,而是成就梦想的“成长起点”。

这几年,龙湾职高更加提倡以学生升学为导向,而不是高中毕业就工作。“现在企业需要的是高质量的技能人才,中职打基础,高职进一步深入,有的学生非常努力,再去专升本,甚至像周信静一样读硕士、博士,‘高技能+高学历’,未来才能高品质就业。”郑源贺说。

在长三角,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开始通过更加广阔的合作模式,为学生的就业铺路。比如,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就与理想汽车合作,专门创设了理想汽车产业学院;苏州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所合作,培养的学生直接进入实验、测试和工艺运行等一线技术岗位……

人才的定义绝不是单一、片面的,职校生的成才路径也是多种多样的。周信静的“逆袭”故事固然动人,而像张明鹏这样投身地方产业也同样精彩。条条大路通罗马,只要终点是成才,就不再“隐形”,那便没有高下之分。每一条路,都代表着职校生的一种人生可能性。

张明鹏曾经无数次庆幸自己的选择。“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待遇,和很多同学一起过来工作,也不会觉得孤立无援,还有领导愿意带我学、带我干,未来有盼头。”

这种“盼头”被描述得很具体:公司提供免费住宿,有通勤班车,三餐也免费,工作节奏也让他常年泡在冷空气里的身体有机会喘口气。淡季的时候,张明鹏上两天、休两天,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的事——他养成了存钱的习惯,现在攒了点钱,打算今年买车。

雪道的尽头,不一定是更高的雪山。也可能是一辆车,一份平衡的生活,一个“比之前好得不是一点半点”的人生。

新华社发

